

欽定晉書

卷之十
二八九七

晉書卷七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四十九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十餘歲遭父憂丹陽尹溫嶠弔之尚號咷極哀旣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奇之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脫略細行不爲流俗之事好衣

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衆藝
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爲小安豐辟爲掾襲
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
作鵠鵠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而
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詣
如此轉西曹屬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仕
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因
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
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
不可塞也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痛痛之

深者莫深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
況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忉怛之至戚方寸旣亂豈能綜
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疇必
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
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況含艱
履感之人勉之以榮貴邪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
侍郎出爲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
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尚數
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
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卽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爲政清簡

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爲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爲
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曰尚往以戎戍事要故輟黃散
以授軍旅所處險要宜崇其威望今以爲南中郎將餘
官如故會庾冰薨復以本號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
俄而復轉西中郎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
假節鎮歷陽大司馬桓溫欲有中原使尚率衆向壽
春進號安西將軍初苻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綏懷之
遇怒據許昌叛尚討之爲遇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
后臨朝卽尚之甥也特令降號爲建威將軍初尚之行
也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閔之子智

與其大將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國璽猗歸以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成譎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澁亦未敢送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時苻健將楊平戍許昌尚遣兵襲破之徵授給事中賜輅車鼓吹戍石頭永和初尚書僕射出爲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事中僕射如故鎮歷陽加

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
因留京師署僕射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於是
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
始也桓溫北平洛陽上疏請尚爲都督司州諸軍事將
鎮洛陽以疾病不行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冀幽并四州
病篤徵拜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時年五
十詔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簡無子
從弟奕以子康襲爵早卒康弟靜復以子肅嗣又無子
靜子虔以子靈祐繼鯤後

謝安

安子琰
萬弟石

琰子混
安兄奕

安弟萬
奕子立

石兄子朗 弟子邈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日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疊疊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作郎竝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

部尚書范汪舉安爲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
被召歷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
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去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
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爲悅
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卽
迴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
從旣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爲相曰安石旣與人同樂必
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
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幼有公輔
之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惔妹也旣見家門

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媿色旣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旣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當北征會萬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

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創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諡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已溫威振内外人情嚮背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

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會溫薨錫命
遂寢尋爲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
之出爲徐州刺史詔安總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
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彊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
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筭德政旣行文
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
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
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
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
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

宮室毀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爲諫安不從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立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幾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固讓軍號于時懸象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絕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封之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苻堅強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立等應機征討所在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

恐加安征討大都督立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立不敢復言乃令張立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立圍碁賭別墅安常碁劣於立是日立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立等旣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旣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遠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功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

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沖旣卒荆江二州竝缺物論以立勲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爲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爲荊州改桓伊於中流石虔爲豫州旣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期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

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旣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旣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相扇構安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

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
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
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
矣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
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
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
臨于朝堂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
匹蠟五百斤贈太傅諡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
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苻堅勲更
封廬陵郡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